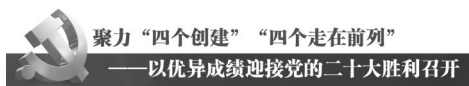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从“险岔口”走来的历史文化名镇

## ——昌都市洛隆县硕督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见闻

西藏日报记者 廖嘉兴 张尚华 周婷婷 拉巴卓玛



昌都市洛隆县硕督镇民族团结广场，“团结树”下。  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两头威武的雄狮摇头摆尾来到场地中央，闻鼓起舞。看那狮子，金毛红背，目光如炬。伴随铿锵的鼓点，或顾盼，或回旋，腾、挪、闪、扑、跃，不是真狮，胜似真狮。狮子每次腾跃，背上红色的披毛都如同焰火般耀眼，舞动的，是硕督人今天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。

### 千年古镇，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

“穷八站，富八站，不穷不富又八站。”硕督镇党委委员、统战委员、政法委员肖文浩念起在硕督流传的一首民谣。当地传说，茶马古道有二十四个驿站，硕督属“不穷不富”的八个驿站之一。

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连接川滇青藏，外向不丹、锡金、尼泊尔、印度延伸，直抵西亚、西非红海海岸，沿途驿站远不止二十四条。昌都是各路贸易通道的中心支点。硕督民谣中指的是由昌都到拉萨的南北两路沿途驿站。

历经千年历史沧桑，茶马古道早已不是一条普通的商贸通道，更是一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，一座连结沟通各民族文化的桥梁。

从洛隆县城北行25公里，便到了茶马古道上著名的古镇——硕督镇。

硕督又叫硕股多，藏语意为“险岔口”。关于硕督地名的来历，当地盛传这样一个故事：1912年6月，英国殖民者唆使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叛乱，川军将领尹昌衡率部西征平叛路过并驻扎此地。尹昌衡军队军纪严明，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。尹昌衡字硕权，又担任四川都督府都督，人们便称此地为“硕督”。

历史上，硕督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，也是川藏要道重镇之一。元代硕督就设有粮店，清政府在这里建立了硕督府，西藏地方政府的硕督宗也设于此。茶马古道兴盛时期，这里商贾云集，常住人口达五、六千人之多，茶馆、酒馆比比皆是，商业贸易十分繁荣。当时，在硕督不仅可以买到内地、拉萨的货物，也能见到印度、尼泊尔的商品。

坐落在久贡顶山坳中的清代汉墓群，无声地见证着硕督曾经的繁华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。

史载，清朝雍正时期，清朝中央政府就已派遣“绿营”兵驻扎硕督，绿营兵多为汉族。清末，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川边实行“改土归流”。当军队进驻到那曲时，辛亥革命爆发，赵尔丰被清廷召回四川，其部下滞留在硕督，与当地百姓隔达翁河而居。此后，一些汉族官兵与当地藏族同胞杂居通婚，繁衍生息，直至终老。子孙们遵照遗愿，将他们安葬在一处，墓碑向东，以抚慰父祖的思乡之情。

汉墓群现有墓葬150余座，其中最显赫的，是“张明将军”和“马兵千总”墓。据考证，汉墓大多为清道光年间到民国三十三年间的墓葬，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相传，象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“团结树”，就是由第一对藏汉联姻的夫妻种下的。一杨一柳，共借连理，枝繁叶茂。如今，“团结树”已成为当地青年联姻的祈福树，每对新人都会在树上挂上灯笼、红布，狮舞庆贺，祝愿姻缘天长地久、终生厮守。

久贡顶山东南的加日山上，古城墙遗址、宗堡遗址与汉墓群隔山相望。山腰，昔日古道印迹若隐若现。硕督古城依山而建，现存遗址1500米，厚约1.5米，高3到5米，城墙上设有烽火台和射击孔，气势非凡。古城墙建于十七世纪。清末，驻守在

此的清军按照八达岭长城的风格，对古城墙进行维修和加固。当时，城墙长达6000余米，拱卫着整个硕督镇。

如今，清代汉墓群、古城墙遗址已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令硕督人难以忘怀的，是当年十八军154团驻扎的那些日子。

1950年11月，昌都解放后不久，十八军52师154团团长郑晋武、政委杨军便率领1营，抢占洛隆宗，在硕股多驻扎下来。

如同当年的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，154团1营模范遵守群众纪律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他们不住老百姓的房子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硕督上了岁数的老人们记忆犹新，解放军官兵就驻扎在村子西边的山脚下。他们开垦荒地、种树种菜种粮。昔日寸草不生的河滩地，硬是让官兵们种出了萝卜、白菜、土豆和青稞。官兵们还千方百计帮助当地群众发展生产，把自己种出来的粮食蔬菜分给大家，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。

154团1营在硕督只驻扎了一年时间，却与当地百姓结下了鱼水深情。7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十八军官兵们在硕督村种下的5000多棵柳树和开垦的130余亩菜地、300余亩良田，绿树成荫，麦浪起伏，至今惠泽硕督村的乡亲们。

一份《洛隆县十八军宿营地建设打造概况》的资料显示，硕督镇十八军宿营地已被列为洛隆县“十四五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基地重点建设项目。一体推进的，还有清代汉墓群、古长城保护项目。

### 文化传承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

又是一年中秋至，各族儿女共佳节。每到中秋佳节，普次仁家的月饼生产作坊便忙得不可开交。硕督“团结月饼”远近闻名，是硕督人年节必备的特色佳品。

见到记者采访，普次仁小心翼翼地保险柜里拿出他珍藏了几十年的传家宝——清代官帽上的顶戴、官服上的补子，官员的印章、账本，以及象牙称、银元、铜币、瓷碗、皮枕，各种制作月饼的模具……

普次仁说，这是妻子洛松卓玛的外曾祖父毛元和外祖父“毛老板”留下来的，是见证硕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文物。

毛元，硕督“团结月饼”的第一代传承人。

普次仁告诉记者，毛元是陕西西乡（现为西安市鄠邑区）人，清光绪和宣统年间，曾任清军驻硕股多驿站“记账官”，死后葬在久贡顶山汉墓群。毛元之子清末民国初年在硕股多做生意，人人都叫他“毛老板”。毛老板娶了一位当地藏族姑娘为妻，生下洛松卓玛的母亲次旦。

毛元承继祖辈的传统点心制作技艺，对月饼生产工艺进行改良，代代相传。普次仁16岁时，与洛松卓玛结为夫妻，成为“团结月饼”的第四代传承人。

硕督月饼以酥油、白糖、面粉、红糖为主料，用内地传统的木质月饼模具压制而成，融陕、藏点心精华，入口酥软，食之香甜。

如今，已经63岁普次仁将月饼作坊交

给大女儿央金巴珍打理，央金巴珍也由此成为“团结月饼”的第五代传承人。央金巴珍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，女儿西热卓玛，儿子色扎西，上学之余，也开始跟着母亲学做月饼。

说到“团结月饼”以后的发展，央金巴珍成竹在胸。她说，要把“团结月饼”做大做强，必须推陈出新，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前提下，引进内地先进制作工艺，推出更多更好的点心品种，把硕督月饼打造成全县、全市乃至全区的“金字招牌”。可喜的是，央金巴珍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。

作为一名党员，央金巴珍最大的愿望，就是通过扩大生产，让“团结月饼”成为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特色产业。她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。她相信，有党的富民政策，有各级党委、政府的支持，“团结月饼”——这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，一定会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节日里和“月饼之家”一样忙碌的，还有硕督“舞狮之家”的邓巴阿尼和他的徒弟们。

今年67岁的邓巴阿尼是硕督舞狮的第五代传承人。据他回忆，硕督舞狮的第一代传承人是他的高祖付龙（音），也是汉族。

清末，一支商队沿茶马古道来到硕股多，付龙便是其中的一员。商队有一项“绝活”——舞狮，每逢节庆，他们就会为驻军和百姓表演舞狮。

付龙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邓巴阿尼的高祖母央金卓玛，俩人从相遇相识到相知相恋，很快喜结连理，并生下了儿子芬多（音）。

商队返回内地，付龙却留在了硕督，靠经营茶叶、茶碗，与妻儿厮守度日。

付龙没有忘记舞狮，每逢年节，他都要带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表演一番。芬多大后，付龙便把舞狮的技艺传给了他。此后，舞狮在邓巴阿尼一家代代相传，祖父多吉次旦、父亲布琼次仁，都是出了名的舞狮好手。传到邓巴阿尼，已经是硕督舞狮第五代传承人了。

“硕督舞狮在传承和表演中不断汲取当地文化元素，是藏汉民族文化碰撞的结晶，象征着吉祥如意，寄托着各族人民祈盼民族团结进步、幸福安康的愿望，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。”邓巴阿尼感慨道。他收了5名徒弟，儿子洛松江村，还有米珠等4名硕督村的青年。

“这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地方的狮子舞，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”一旁的肖文浩诙谐地说。他介绍，硕督舞狮已被列入昌都市非遗保护项目和洛隆县爱国主义教育内容，仅去年就落实保护资金26万元。随着“文化传承进校园”的开展，舞狮文化在硕督镇越来越普及。

如今，硕督舞狮第七代传承人正在茁壮成长——邓巴阿尼7岁的孙子洛松塔西，年纪虽小，却已是硕督镇少年舞狮队有名的“舞狮少年”了。

除了“团结月饼”、舞狮，硕督的百姓一直传承着做川陕泡菜、陕西臊子面、春节贴对联、吃年夜饭、清明节祭祖扫墓等汉族同胞当年从区外带来的习俗，其间饱含的历史文化和特殊情感埋在一代又一代硕督人心里，像一份浓浓的乡愁，牵绊着每一个硕

督人。

### 相亲相爱，续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传奇

春节，边色卓玛和刘远树带着3个孩子，回了趟四川老家自贡市富顺县。

“家里的老人和亲戚对我们可好了。见面就给钱，我200，孩子们每人150，说第一次见面，这是礼数。他们还劝我留在富顺，可我还是舍不得硕督。”心直口快的边色卓玛一见到记者，便操着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，打开了话匣子。

边色卓玛今年40岁，是土生土长的硕督人。2007年，她在洛隆县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时，结识了从四川来的泥瓦匠刘远树。刘远树喜欢喝酥油茶，一有空，就到边色卓玛那讨茶喝，帮她干活。一来二去，两人便产生了情愫。2008年，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刚开始，边色卓玛的父亲并不同意两人的婚姻。时间一久，老人便对这个上门的汉族女婿产生了好感。临终，老人最想见的就是刘远树。

一家人在“团结树”下的“全家福”和证书告诉记者，这是一个5口之家的“民族团结好家庭”。夫妇俩育有二子一女，大儿子四朗次仁10岁，在硕督镇中心小学念书。二儿子洛桑格勒5岁，在硕督镇幼儿园上学。小女儿嘎松措姆只有3岁，每天在家缠着妈妈讲故事。边色卓玛为人爽直，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刘远树大边色卓玛8岁，性格有些腼腆，话不多，却善解人意。边色卓玛主内，平时在家务农带孩子，闲暇时便到附近去打零工。刘远树主外，长期在外务工。他勤快，又有手艺，收入自然也就高些。2021年，边色卓玛一家仅务工收入，就超过了三万元。

每次回家，刘远树都要把自己的务工所得一分不剩地交给妻子，还把扫地、洗衣服等一应家务“承包”下来。一家人和睦和睦，相亲相爱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每每提起刘远树，边色卓玛总是面有得意地说：“这辈子算是嫁对人了。”

在硕督，像边色卓玛这样的民族团结家庭不在少数。和边色卓玛一起长大的姐妹中，有不少都与汉族小伙成了亲，有的还随丈夫去了区外定居。肖文浩告诉记者，硕督镇有30多户民族团结家庭，除了藏汉民族外，还有藏族与栗粟族、门巴族、回族联姻的家庭。如今，“民族团结好家庭”成了硕督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县民宗局一份“寻亲溯源”工作的材料引起了记者的兴趣。硕督镇现有19户有据可考的清军后裔家庭，洛隆县与西藏民族大学达成合作协议，打算组织当年清军和商人的后人到内地寻亲溯源，以此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。

洛隆县的“大招”远不止于此。今年，依托少数民族发展资金，硕督镇硕督村特色村寨及文化旅游建设项目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，项目总投资达到1039.72万元。

在此之前的2014年，硕督村就被列入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

硕督，这个从“险岔口”走出来的历史文化名镇，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。